

三水小牘

[唐]皇甫枚撰

黄寿成校点

本书说明

《三水小牋》二卷，唐皇甫枚撰。皇甫枚字尊美，安定（在今甘肃泾川北）人，从书中可考知他在懿宗咸通末年任汝州鲁山（今河南鲁山）县令。这书则在昭宗天■四年写成。

书中所记上起穆宗长庆年间，下迄昭宗乾宁年间，多讲神仙灵异的事情。但也有许多是作者亲见亲闻的，如风卷曝纸如雪、蛇鼠斗、埋蚕受祸、韦□马祸等等，对了解中晚唐社会不无用处。

这次校点用清光绪时缪荃孙校刻的《云自在龕丛书》本为底本，用清乾隆时卢文□校刻《抱经堂丛书》本（校勘记中简称卢）对校，商务印书馆校印的百卷原本《说郛》卷三三收有《三水小牋》若干条，这次也用来参校。缪刻本已从《太平广记》等辑得多条佚文，这次又据《广记》卷四五九增辑一条，附于缪辑佚文之后。缪本卷首目录照印。书前另编简目。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黄寿成校点整理。

【目录】

三水小牋目录 轶

卷上 轶

卷下 轶

逸文 轶

校勘记 轶

三水小牋目录

卷上十七则

赵知微雨夕登天柱峰玩月

韩文公从大圣讨仇

元稹烹鲤得镜

永福湖水变血

冠盖山获古铜斗

风卷曝纸如雪

蛇鼠斗

白角栳之异

埋蚕受祸

韦玘马祸

王玄冲登华山莲花峰

鲁山尧庙

卫庆耕田得大珠

董汉勋宴阵没同僚

赵将军凶宅

鲁县纆豆将军庙

王知古为狐招婿

卷下十八则

崆峒山神仙灵迹

高平县所见

陈璠临刑赋诗

郑城令陆存遇贼偷生李庭妻崔氏骂贼被杀

夏侯禎黠女灵皇甫枚为祷乃免

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

广明庚子大风雨之异

李仲吕祷尧祠以乌马驹人为献

黑水将军灵异

刘刺夫家怪异

郑大王聘严郃女为子妇

李约遇老父求负

侯元违神君之戒兵败见杀

张谋孙凿池犯太岁

周撞子

鱼玄机笞毙绿翘致戮

岷阳峰池雨徵

暴风拔旆李钧不终

三水小牋卷上

唐皇甫枚撰

江阴繆荃孙校补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乃原本作“则”据《广记》八十五校改。皇甫玄真之师。少有凌云之志，入兹原本作“慈山”，据《广记》校改。山结庐于凤凰岭前，讽颂道书，炼志幽寂，蕙兰以为服，松柏以为粮，隐迹数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从之。玄真既申弟子礼，服勤执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岁，知微以山中炼丹须西土药者，乃使玄真来京师，寓于玉芝观之上清院。皇甫枚时居兰陵里第，日与相从，因询赵君事业，玄真曰：“自吾师得道，原本作“自居师门”，“道”字属下，据《广记》校改。人不见其情容。尝云：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鲮原本作“□”，据《广记》校改。之方。吾久得之，固耻为耳。”去岁中秋，自朔霖霖，至于望夕，玄真谓同门生曰：“甚《广记》作“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遂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不？”诸生虽强应，而窃以为浓阴□雨如斯^①，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扞萝援篠，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藉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苦雨，暗晦如前。《广记》作“凄风苦雨宛然”。众方服其奇致。玄真棋格无敌，黄白术复得其玄妙。壬辰岁春三月，归于九华，后亦不更至京洛。

韩文公之寝疾也，名医良药日进有加，而无瘳。忽宵中惊

怖，《说郭》、《说海》作“悸”。既寤而汗沾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问之，良久，曰：“向来梦神人长丈馀，金铠持戟，直入寝门。我不觉，降阶拜之。自称大圣，瞋目原本作“瞋”，据《说郭》、《说海》校改。谓我曰：‘睢遂骨税国世与韩为仇，吾欲讨之，不能，如何？’我跪答曰：‘愿从大圣讨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从其请矣。

丞相元稹之镇江夏也。尝秋夕登黄鹤楼，遥望河疑“汉”。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乃令亲信某往视之。某遂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渔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亲信乃携鲤而来，既登楼。公命庖人剖之^②，腹中得镜一，如古大钱，以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既莹，则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巾箱中。及相公薨，镜亦亡去。

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郑水以注之，平时绕岸，《说海》同《广记》一百四十四，作“环岸”。皆台榭花木，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西南壩多修竹乔木，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别业也。当咸通中，庞勋之作变，《说海》同《广记》作“庞勋作乱”。崔公为所执也，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而复，原本及《说海》无“赤”字，据《广记》校增。未几而其家凶问至。余光启初寓居郑地，故得之。昔读本朝书，见河间王之征辅公祐也，江行，舟中宴群帅，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水至，原本无“至”字，据《说郭》、《广记》、《说海》校增。忽化为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征。”果破之，则祸福之难明也如是。

余温泉别业有田客，咸通中，因耕于庄前冠盖山之阴，获古铜斗，长二尺馀，其魁方而下杀，柄曲且圆。既治之，四周皆隐起麟凤龟龙之状，标有异字十，访于明篆籀者亦不能详。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令望气者望有佳气处，辄瘞奇物以厌当之。此其是乎？而庄后横冈发自紫逻，联鸣皋而东。洎庄之左，已延袤数十里矣。庄西二里许，旧掘沟三道以断厥势，亦类此也，故书。

唐文德戊申岁,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如飞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

乾宁末,初有一衍字,下亦疑有讹脱。峡师蛇鼠斗于南门之外,观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峡师疑“帅”。遇祸,则知内蛇死而郑厉入,群鼠奔而蒲山亡。妖由人兴,可为戒惧!

唐张应自荣梗命,至河内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驷惊逸及北岸,视后足有物萦绕,状如大螭,绛色,乃抽佩刀断于地,辄复相续,坚缩如白角栳,红影若缕,横络之,遂寘诸囊中。事毕而还,复渡河,至河阴,天景□蒸,憩于园井,就之灌濯。因与园叟话之,取角栳置盆水上。原本作“水盆”,据《广记》三百九十五校改。忽黑气渤兴,浓云四合,狂电震霆,雨雹交下。食顷方霁,盆洞而栳已亡。

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铖。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其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极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千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插坎地,养蚕数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叶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至徽安门,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遂止诘之,公直曰:“适卖叶得钱,市彘肩及饼饵贮囊,无他物也。”请吏搜索之,既发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琊王公凝令纲纪鞠之。具款云:“某瘞蚕卖桑叶市肉以归,实不杀人,特请检验。”尹判差所由监令就村验埋蚕处,所由领公直至村,先集邻保责手状,皆称实知王公直埋蚕,别无恶迹。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阙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虽无杀人之

辜，且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难容。蚕者，天地灵虫，绵帛之本，故加剿绝，与杀人不殊，当置严刑，以绝凶丑。”遂命于市杖杀之，使验死者，则复为腐蚕矣。原本无“为”字，据《广记》一百三十一校增。

京兆韦玘，小逍遥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县庄。原本作“泥水”，误，据《广记》四百三十六校改，下同。按《元和郡县志》，汜水属河阳军，无泥水县也。性不喜书，好驰骋田弋，马有蹄啮不可羁勒者，则市之。咸通末，因来汜水，饮于市。酣歌之际，忽有鬃白马者，曰：“此极骏。”玘乘之于衢，曰：“善！可著鞭矣。”原本作“者”，据《广记》校改。遂市之，日宴乘归，御之铁鞭，一仆以他马从，既登东原，绝驰十馀里，仆不能及。复遗铁鞭，马逸不能止，迅越榛原本作“藪”，据《广记》校改。莽沟吠，而玘酒困力疲，度必难禁矣。马方骤逼大桑下，玘遂跃上高枝中，以为无害矣。马突过数十步，复来桑下，瞋目仰视玘，而长鸣躩地。少顷，啮其桑本，木□落如掌，卧即或啮草于十步五步内，旋复来啮不已。桑本将半焉，玘惧其桑之颠也，遥望其左数步外有眚井，伺马之休于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才至底，马亦随入，玘与马俱殒焉。

咸通癸巳岁，余从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于华野狐泉店。鼎臣兄与余同登南坡兰若，访主僧曰义海，因话三峰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玄冲者，来自天姥，云：“游涉名山，亦尽东南之美矣。惟有华山莲华峰，今则方伺《续谈助》作“候”。一登耳。计其五千仞为一旬之程，既上，当□烟为信。”翌日，发笈，取一药壶并火金以去。及期，海至桃林以俟，《续谈助》作“伫立”。数息间，有白烟歔起莲花峰，海秘之不言。后二旬而玄冲至，言曰：“前者既入华阳山，寻微径至莲华峰下。初登，虽峻险，犹可重足一迹。既及峰三分之一，则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气而登。时遇石室，上下悬绝，则有萝葛及石发垂下，接之以升，果一旬而及峰顶。顶广约百亩，中有池，亦数亩。菡萏方盛，浓碧鲜

妍，四旁则巨桧乔松，池侧有破铁舟，触之则碎。既周览矣，乃□火焉。而循池玩花，探取落叶数片及铁舟寸许怀之。一宿乃下，下之危栗，复倍于登涉时。”海不觉，其执玄冲原本作“云”，据《续谈助》校改。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于是玄冲尽以莲叶铁舟铁原本无上“铁”字，据《续谈助》校增。赠海。明日，复负笈而去，莫知所终。则尚子寻五岳，亦斯人之徒与。

汝之鲁山县二十里，曰鲁山，民讹曰路山，则古曰《续谈助》无“曰”字。尧山也。岳山有唐尧庙^③，故《文选·南都赋》云：“甘厥龙而为醢，视鲁山而来迁，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尧山。”是也。“□”一音子结切，高山貌。一作“□”，昨结切，山峰。《广韵》、《玉篇》同。按《续谈助》与纥豆将军祠为一节。

卫庆者，汝坟编户也，其居在温泉，家世游惰，至庆乃服田。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见白光焰焰起于垆亩中，若星流，庆掩而得之，遂藏诸怀。晓归视之，乃大珠也。其径寸五分，莹无纤翳。乃衣《广记》四百十一作“裹”。以缣囊，緘之漆匣。会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宝也。原本无“也”字，据《广记》增。得蓄之，纵未贵而当富矣。”庆愈宝之，常置于卧内。自是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丝枲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至乾符末，庆忽疾，虽医巫迭进，莫有征者。逾月病且亟，忽闻枕前枪然有声，庆心动，使开匣，珠有莹若缕，色如墨矣。数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复不肖，货鬻以供菹酒之费，未释丧，室已如悬罄矣。原本作“已室如县罄”，据《广记》校改。

汝坟部将董汉勋，善骑射，力兼数人，□捷能斗，累戍于西北边，羌人惮之。乾符丙申岁，为汝之龙兴镇将。忽一日，谓其妻曰：“来日有十馀故人相访，可丰备酒食。”其家以为常客也。翼《广记》三百五十三作“翌”。日，盛饰厅事。至辰巳间，汉勋束带出镇门，向空连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让而登厅。其家大

愕，具酒食若陈祭焉。既罢，其妻诘之，汉勋曰：“皆曩日边上阵没同侪也，久别一来耳，何异之有？”后汉勋亦无恙^④。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贼王仙芝数万人奄至。时承明之代，郡国悉无武备，是日，郡选锐卒五百人，令勇将爨洪主之，出郡东二十里苦慕店，尽为贼所禽，唯一骑走至郡。郡人大惊，遂闭门登陴，部分固守，汉勋以五百人据北门。九月朔旦，贼至合围，一鼓而陷南门，执太守王镣。汉勋于北门乘城苦战，中矢者皆应弦饮羽，所杀数十人。矢尽，贼已入，汉勋运剑复杀数十人。剑既折，乃抽屋椽复杀数十人。日夕饥疲，为兵所殪，贼帅亦嗟异焉。

许都城西之北陬，有赵将军宅，主父既没，子孙流移，其处遂凶，莫敢居者。亲近乃榜于里门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许有游氏子者，性刚悍，捷《广记》三百五十二作“拳捷”。过人，见榜曰：“仆猛士也，纵奇妖异鬼，原本作“纵其妖异”，据《广记》校改。必有以制之。”时盛夏既夕，携剑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广袤，游氏子设篔中庭，而坐。一鼓尽，皚寂无惊，游氏子倦，原本作“游子”，据《广记》校增。乃枕剑，原本作“枕篔”，据《广记》校改。面堂而卧。再鼓将半，忽闻轧然开后门声，蜡炬齐列，有役夫数十，于原本作“馀”，据《广记》校改。堂中洒埽，辟前轩，张朱帘绣幕，陈筵席，宝气异香，馥于檐楹。游氏子心原本无“心”字，据《广记》校增。谓：“此必小魅耳。”未欲迫之，将观其终。少顷，执乐器、纁朱紫者数十辈，自东廊升阶。歌舞妓数十辈，自后堂出，入于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绿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许人，言笑自若，揖让而坐。于是丝竹合奏，飞觞举白，歌舞间作。游子欲前，突禽其渠魁，将起乃觉髀间为物所压，冷且重，不能兴，欲大叫，口哆而不能声，但观堂上欢洽。直至严鼓方散，灯火既灭，寂尔如初。游氏子原本无“氏”字，据《广记》校增。骇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门，良久，方能语其事，后卒，无敢居者。

汝州鲁县，元魏时西广州也。刺史纆豆陵层雄勇有智略，及

卒 将吏奉遗旨窆原本作“窆”据《续谈助》校改。于子城南之左却敌上。今县治其中,于却敌前立庙,题云“纥豆将军”,岁时奉祀焉。

咸通庚寅岁,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礼燕台之嘉宾,抚易水之壮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绮紈之中,据方岳之上,未尝以民间之休戚为意,而酣酒于室,淫兽于原,巨赏狎于皮冠,厚宠集于绿帟。暮年而三军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卫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徼道之职,往往设罟置原本作“呵殿”,据《广记》四百五十五校改。于通衢,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犖鞞之下,不可专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耶,则僭轶可知也。”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为燕王府司马,俾分务洛师焉。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极。洛阳四旁翫者、攫走者《广记》无“走”字。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有王知古者,东诸侯之贡士也。虽薄涉儒术,而素不中春官选,乃退处于三川之上,以击鞠飞觞为事,遨游于南邻北里间。至是有介绍于直方者,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贍辞,不觉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岁冬十一月,知古尝晨兴,僦舍无烟,愁云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则直方急趋将出,谓知古曰:“能相从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难色,直方顾小童曰:“取短皂袍来。”请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联辔而去。出长夏门,则微霰初零,由阙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东,南践万安山之阴麓,而鞬弋之获原本“获”字下有“类”字,据《广记》校削。甚夥。倾羽觞,烧兔肩,殊不觉有严冬意,乃雾原本作“霰”,据《广记》校改。开雪霁。日将夕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又与猎徒相失。须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隐隐闻洛城暮钟,但徬徨

于古陌樵径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半。试长望，有炬火甚明，乃依积雪光而赴之。复若十馀里，至则乔木交柯，而朱门中开，皓壁横互，真北阙之甲第也。知古及门下马，将徙倚以达旦。无何，小驷顿轡，阍者觉之，隔壁而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仆钱之伊水滨，不胜离觞。既掺原本作“操”，据《广记》校改。袂，马逸复不能止，失道至此耳。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阍曰：“此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此惟闺闼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请问于内。”知古虽怵惕不宁，自度中宵矣，去将安适，乃拱立以次^⑤。少顷，有秉蜜炬自内至者，振管原本作“馆”，据《广记》校改。辟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阙由。母曰：“夫人传语，主与小子皆不在家，于礼无延客之道。然僻居于山藪接畛，豺狼所嗥，若复固拒，《广记》作“若固相拒”。是见溺而不援也。请舍外厅，翌日可去。”知古辞谢，从保母而入，过重门侧厅所，栾栌宏敞，帷幙鲜华，张银灯，设绮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复陈方丈之饌，豹胎鲂腴，穷水陆之美，保母亦时来相勉。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宦族及内外姻党，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金玉奇标，既富春秋，又洁操履，斯实淑媛之贤夫也。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尝托媒妁为求佳对久矣。今夕何夕，获遘良人，潘杨之睦可遵，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家室为望，惟泥涂是忧。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好音于鲁馆，逼佳气于秦台。二客游神，方兹莫及；《广记》作“莫计”。三星委照，唯恐不扬。倘获托彼强宗，眷以佳耦，则生平所志毕在斯乎！”保母喜，原本“喜”下有“言”字，据《广记》校削。谗浪而入白，复出，致小君之命曰：“儿自移天崔门，实秉懿范，奉旻絜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怀，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上京飞书，路且不远，百两陈礼，事亦非僭，原本作“贖”，据

《广记》校改。忻慰孔原本作“所”，据《广记》校改。多，倾瞩而已。”知古罄折而对曰：“某虫沙微类，分及原本作“乃”，据《广记》校改。湮沦。而钟鼎高门，忽蒙采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尘。鹤企鳧趋，唯原本作“准”，据《广记》校改。待休旨。”知古复拜，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貌如月华，室若云邃，此际颇相念否？”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不有所举，谁能自媒。谨当铭彼襟灵，志之绅带，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少时则燎沈当庭，良夜将艾，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见，保母诮曰：“岂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后之衣也。”知古谢曰：“此乃假之于与所游熟者，原本作“与游所熟者”，据《广记》校改。固非已有。”又问所从，答曰：“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保母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复闻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去，无启寇仇。”于是婢子、小竖辈群出，秉猛炬，曳白楮而登阶。知古□囊趋于庭中，四顾逊谢，置言狎至，仅得出门。才出，已横门阖扉，犹闻喧哗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广记》作“自叹”。将隐颓垣，乃得马于其下，遂驰去。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纵辔赴之，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耳。询其所，则伊水东草店之南也。复枕辔假寐。食顷，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扬鞭于大道。比及都门，已有张直方骑数辈来迹矣。遥至其第，既见直方，而知古愤懑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抚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间有张直方也。”且止知古，复益其徒数十人，皆射皮饮羽者，享以卮酒豚肩，与知古复南出。既至万安之北，知古前导，残雪中马迹宛然，直诣柏林下，则碑板废于荒坎，樵苏残于茂林，原本作“密林”。中列大冢十馀，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毅弓以待，内则束■荷锺，且掘且熏。少顷，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置罗罟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馀头，以其尸归。三水人曰^⑥：“嗟乎王

生！生斯世不谄^①，而为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无张公之皂袍，则强死秽膻之穴矣。”余时在洛敦化里第，于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说为余言之。岂曰语怪，以摭奇文，故传言之。

三水小牋卷下

唐皇甫枚撰

江阴缪荃孙校补

汝州临汝县南十八里，广成坡之西垠，原本作“子城”，据《续谈助》改。有小山，山曰崆峒，即黄帝访道之地，广成子所隐也。祠在山东麓，堂上广成子像，戴独角巾，被紫霞衣，二侍童而已。重门之右有碑，刺史陆长源文：其颠洞穴如盎，将有大风雨，则白犬自穴出，田夫以为候，亦名山曰玉犬峰。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丽，必有素雾自岳起。须臾，粉堞青甍，原本作“粉蝶蜻蜓”，据程哲《睿槎蠡说》卷八引改，《续谈助》作“青■”。弥互数里，楼殿□□，花木绚烂。数息中，雾势漫散，原本作“□漫”，据《睿槎蠡说》改。不复见矣。庸辈不知神仙窟宅，谓原本作“为”，据《续谈助》校改。广成化城，乃里谈也。

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将赴调行在，与所亲裴宜成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县。县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烟云昼晦，日昃风劲，惑于原本作“为”，据《广记》三百五十三校改。多岐。上一长坂，下视有茆屋数间，槿篱疏散，其中有喧语声，乃延望之。少顷，有村妇出自西厢之北，著黄故衣，蓬头败屣，连呼之不顾，但俯首而复入。乃循坡东南下，得及其居，至则荆扉横葛藟带其上，茨棘罗生于其庭，略无人踪，如涉一二年者矣。枚与裴生愕立久之，复登坂长望，见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驴赴之。至则邮吏将往端氏县者也，乃与俱焉，是夜宿端氏。

陈璠者，沛中之卒徒也。与故徐帅时浦案《唐书》作“时溥”。少结军中兄弟之好。及浦为支详所任，璠亦累迁右职。黄巢之

乱，支详简劲卒五千人^①，命浦总之而西，璠为次将。浦自许昌趋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阴。浦乃矫称支命追兵回，于是引师与璠合屠平阴，掠圃田而下及沛。支虑其变，郊劳，及解甲，盛设厚赂之。浦乃令其亲讽支曰：“军前不安，民望见迫，且请公解印以厌众心。”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馆。浦自称留后，璠谓浦曰：“支尚书惠及沛人，若不杀之，将贻后悔。”浦不可，璠固请，与浦往复十馀，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诈为浦命，谓之曰：“请支行李归阙下。”支以为诚也。翌日，遂发，璠伏甲于七里亭^②，至则无少长皆杀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后浦受朝命，乃表璠为宿州太守，璠性憯酷喜杀，复厚敛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赍贿山积。浦恶之，乃命都将张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处别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髦俊五百馀人围友。迟明，友自领骁果百余人突之，璠溃，与十馀骑走出数十里，从骑皆亡，璠弃其马，微服乞食于野。野人有识之者，执以送郡。友繫之往白浦，浦命斩之于郡。璠本粗悍，而原本作“木”，据《广记》三百五十三校改。朴不知书，临刑忽索笔赋诗曰：“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原本作“积玉堆金又崇祸，未几倏忽变成空”，据《广记》校改。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时以为鬼代作也。

陆存者，愚儒也。原本作“氏”，据《续谈助》、《说郭》、《说海》校改。衰白之后，方调授汝州郟，《说郭》作“劓”，误，下同。城令，时乾符丁酉岁也。是秋，王仙芝党与起自海沂，来攻郡，途经郟城，存微服将遁，为贼所虏。其酋问曰：“汝何等人也？”存给之曰：“某庖人也。”乃命溲面煎油作食，所谓□□者，原本无“食所谓”三字，据《续谈助》校增。移时不成，贼酋怒曰：“这汉谩语，把剑来。”存惧，急撮面两手速，《续谈助》作“连”。拍曰：原本无“曰”字，据《续谈助》、《说海》校增。“祖祖父父，世业世业。”《说郭》、《说海》作“世世业业”。众大笑，释之。时县尉原本作“校尉”，据《说海》校改。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贼至为所掠，将妻之。崔氏大诟曰：“我公